

一封穿越时空的家书

□ 李炜姣

1936年8月2日凌晨,一列从哈尔滨开往珠河的日军特别列车上,赵一曼用那双被酷刑折磨得没有指甲的手,艰难地写下留给幼子宁儿的绝笔: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

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为国而牺牲”——这五个字,力透纸背,重若千钧!这是一个母亲对儿子最深沉的嘱托,更是一位革命者对信仰最纯粹的告白。赵一曼烈士英勇就义时,年仅31岁。

赵一曼是在一次激战中左腿骨被子弹打断,不幸落入敌手的。直到英勇就义,整整九个月的时间,她被折磨得遍体鳞伤。日军档案这样冰冷地记载着:“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的状态下,赵一曼女士仍没招供,确属罕见,已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她的躯体早已突破了血肉所能承载的极限,唯有心中那簇信仰之火,仍在炽烈燃烧。

我抱起女儿,指向窗外闪烁的万家灯火,“乖乖,你看,正是因为有那么多那么多像

赵一曼妈妈这样勇敢的人,不怕牺牲,我们才能平安快乐地长大,现在妈妈长大了,也要去守护这份平安。”天刚蒙蒙亮时,我拖着行李箱走到门口。婆婆抱着女儿站在晨光里,小家伙的眼圈红得像颗樱桃,却使劲仰着小脸,奶声奶气又格外用力地喊:“妈妈去抓坏人吧!我会像宁儿哥哥一样乖,妈妈一定要早点回来哦!”

那一刻,我仿佛感到历史的回响在耳边低鸣。赵一曼那封穿越时空的家书里沉甸甸的“嘱托”,正以一种平凡却温暖的方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流淌。

(作者单位:涉县人民检察院)

家风永续

教师,在那危急时刻弃文投入党,参加衡水专署工作。祖母赵世华作为村妇救会主任发动妇女群众支援八路军前线战斗,带动全村各户纷纷参加抗战工作。在专署机关生存发展的最艰难时刻,祖父母腾出自家后院挖掘地道用于专署机关藏身办公,是远近闻名的“八路军根据地”,那个村也成为名副其实的敌后抗战堡垒村。

在日军残暴统治下,特别是日寇疯狂进行“三光政策”、实施“铁壁合围”,以及自然灾害面前,祖父工作的专署机关工作条件极其艰苦。为了防备日伪搜捕,他们化装成学生、菜贩子、医生甚至算命先生,仍坚持组织发动群众对敌斗争。祖父曾三天三

夜在极度缺氧的地道里起草文件,因此后来大病一场。担心发出声响暴露机关藏身地道的位置,给专署机关造成毁灭性灾难,他曾掐住我当时年幼叔父的脖子使其险些丧命。当日军进村人们四处躲藏时,祖母却逆行迎着敌人的方向接应会归的专署人员,面对鬼子的刺刀和酷刑临危不惧,绝不暴露专署机关藏身地道的机密。为解决专署人员断粮困难,她采榆叶逮蚂蚱为大家充饥。这期间无论专署机关人员,还是党员群众,不分来自何地,不论男女老幼、职位高低,都按照专署号召团结合作,抵御外侮,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

革命前辈为挽救国家危

亡、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时刻激励着我。我于1982年11月考入阜城县人民检察院。为补齐法律业务短板,我又报考了全国首批法律专业自学考试,经三年苦读成为全市50名毕业学员之一。在检察机关工作的42年间,我曾6次立功受奖,先后两次荣获河北省十大法治人物(提名),20多篇调研成果获全国、全省检察理论研究优秀成果。退休后,我担任阜城县检察院离退休老干部党支部书记。今年3月,该党支部被评为全省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我作为代表在全省“双先”座谈会上作典型发言。

回顾四十余年奋斗历程,我始终谨记“有国家才在、国破家必亡”的家训,时常扪心自问为圆梦先辈民族独立、国家强盛愿景,自己是否尽了最大努力,是否做到了最好。行胜于言,事成于实。我将继续以实际行动传承家风家训,为检察工作发光发热。

草原的风

□ 赵增强

初秋的草原,天蓝草绿风温柔,一排排风车在绿地上高高耸起,那乳白色的三叶扇摇曳起风的涟漪,不知疲倦地转动着神韵,吹奏出悦耳动听的绝妙音响,齐刷刷地转动着的白色叶片,与蓝天白云共同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展现出了草原新时代的风貌。

草原的风,从脸颊吹过,在耳畔尽情地荡漾。不妨站在碧绿的山丘上,任由天边吹来的风儿拥抱,任凭凉爽的风从耳边划过,身上的衣服和空中的朵朵白云也随风而舞动,微闭双眼,听着远处的羊鸣马嘶,轻轻地吸一口草原的泥土的气息,全身的细胞仿佛清爽了许多。刹那间,让你将心中的忧愁全都抛诸脑后。

草原的风,时不时把远方姑娘的歌声传来,那歌声在悠扬、粗犷的马头琴伴奏下,形成了低回婉转、清越流畅、优美动听的旋律,在宽广的草原上久久地回荡着,令人遐思、奋进、回味。

在草原上盘膝而坐,吹着草原凉爽的清风,顺手摘一束狗尾草放在嘴角,抬头看空中飞舞的云卷云舒。只见那朵云翩翩起舞,时而聚在一起像山峦,时而又像一缕青烟,肆意飘散,自由自在地演绎着生命的精彩。天空下,牧草青青,野花飘香,湛蓝的湖水边成群的牛马羊群在悠闲地吃着青草。而绿草与

蓝天的相接处,座座蒙古包犹如明珠般镶嵌在草地上,那跑马的汉子策马奔腾,相互追逐,举鞭欢呼,用草原的热情与洒脱,谱写着天地间唯我英雄的豪迈。

也许是草原民歌的悠扬,也许是草原古诗的苍茫,在我心中一直生长着一个草原的梦想。那梦想,就是在夕阳西下、彩霞漫天时,毫无顾忌地仰天躺在草地上,静静地看着那微风拂过花朵,轻柔地触摸着它们,花瓣随风飘舞,散发出迷人的芬芳。闭上眼睛,深吸着花香,丝丝清香入肺入心,整个草原回旋着浓郁的花香,仿佛浸泡在沁人心脾的花海中沐浴,任思绪天马行空般恣意发散,演变成耳中有风,眼中有云,闻着花香,心随云走的情景。这何尝不是一种绝妙的享受。或许,诗和远方就是这样一个样吧!

草原是广阔的,草原的风是多情的,回头张望辽阔的大草原,感觉那里的白云是拭净的布,风是洗尘的扇儿,于是伫立在即将离开的这片草原,心中有太多的不舍。舍不得,那凉爽亲肤带着草香的风;舍不得,那不知疲倦旋转的三叶扇风车;舍不得,住的可夜观星河璀璨的蒙古包;更舍不得,那马头琴独特的音色和姑娘优美的舞蹈。

在这初秋的季节,何不走进草原,张开双臂,拥抱草原的风!

(作者单位:邢台市信都区人民法院)

戈壁滩上的检察印记

□ 白雨凡

2025年5月13日,作为蠡县人民检察院的一名援疆检察官,我到达距离家乡3000多公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面对雄伟的天山与苍茫的戈壁滩,援疆使命在我心中显得愈发沉甸甸。在轮台县人民检察院工作生活的两个月时光,既是检察职责的延伸,更是一段淬炼思想、拓宽视野、升华精神的旅程。

在轮台县廉政教育基地,正义石肃然矗立,警钟长鸣于心。展区内一段段文字、一张张图片,无声地叩击我的心灵,激励我始终坚守检察初心、永葆政治本色。轮台县检察院每周五开展的政治理论集中学习,既是对思想的涤荡,也是对下一步工作的周密部署。这些都让我对如何在边疆地区更有力量地开展检察工作,有了更清晰的认知与规划。

轮台县案件类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这也促使我快速成长为“多面手”。从参与办理疑难复杂刑事案件,到协助开展流程监控,再到深度参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检察院组织的季度案件质量评查活动,每一次应对,都是学习,更是成长。

为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我将内地检察机关在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深度应用、流程监控精细化管理、案件质量评查等方面成熟经验,结合轮台实际

进行“本土化”实施。在参加巴州检察院组织的2025年第一次常规抽查案件质量评查活动中,对于查阅电子卷宗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我结合河北的经验做法提出规范建设,得到了认可和肯定。那一刻,跨越地域的经验共鸣令人倍感欣慰。

援疆,是职责,是征程,更是一场心灵的双向奔赴。其间,我参加了“同心共庆端午,民族团结心连心”主题党日活动,与维吾尔族老乡共吃端午粽、共叙民族情。我们欢歌共舞,笑容如阳光般灿烂。随后,跟随干警携带慰问品走进对“亲戚”家中,与他们拉家常、问冷暖,将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在参观第二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摄影作品巡回展时,展会的166幅作品,让我深切感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从“外来支援者”逐渐转变为“轮台大家庭的一分子”,真切体会到“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厚情谊。

两个月的经历不仅拓宽了我的视野,更锤炼了我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它深化了我对国情、社情与民情的认知,也让我对检察事业的价值认同和职业荣誉感愈发坚定。新疆检察同仁身上那种“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也将激励我继续前行。

(作者单位:蠡县人民检察院)

调解室里弥合破裂亲情

清楚?我白天打工,晚上管俩孩子,还要被冤枉,不如死了算了……”

“把钱拿出来再死!”老张声音陡然拔高,“姐姐是我们带大的,看病钱都是牙缝里抠的!你天天半夜才回,对得起我儿吗?等你改嫁,这钱还能到孩子手里?”

调解陷入僵局。李业龙望着窗外,夕阳把法徽影子拉得很长。他想起上周找张磊谈心,少年攥着袖口说:“我恨他们说我妈,可也记得爷爷带我买糖葫芦,总让多蘸糖。”

“上周我去看了磊磊。”李业龙开口,李晓肩膀微颤,“他说想考本地大学,我说为啥,他说‘离我妈近点,也离爷爷奶奶近点。’老张喉结动了动。”

“张叔还记得吗?”李业龙声音放轻,“磊磊小时候坐你自行车大梁上,揪着你耳朵喊‘爷爷快点’。”

老人眼圈红了。上个月他去学校给孙子塞钱,被冷冷躲开:“我不找,我妈说你们就认钱。”那陌生眼神像冰锥扎心。可李业龙说磊磊作文里写“爷爷手糙,削苹果却很轻”。老人嘴上骂瞎编,

夜里却睡不着。

李晓抹了把脸,掏出布包打开,露出一沓缴费单:“姐姐上月康复花了三十二,医生说得长期做。磊磊补课一节三百,我没工作……”声音渐低,“我怕钱分完了,孩子们咋办?姐姐连依靠都没有……”

“我们有退休金,能帮衬……”老张声音软了些,仍梗着脖子。

“您俩都七十了!”李晓打断,“上次高血压住院,是谁半夜跑前跑后?是磊磊!他背您上三楼检查,自己偷偷哭了好几回!”

调解室静下来,只有姐姐偶尔咿呀。

李业龙轻敲桌子:“民法典规定,死亡赔偿金参照遗产分割,要考虑亲密程度和生活依赖。李晓作为配偶是第一顺位,带俩孩子尤其是需长期照料的姐姐,该多分。”

他拿出清单:“总共120万元,先扣姐姐这几年的康复费、生活费20万元,剩下100万按实际情况分,你们看?”

老张急了:“我不是争,是怕钱不在孩子手里!她要是改嫁……”

李晓抬头,眼里闪着泪,把银行卡推给李业龙:“我那份大半给姐姐存着,磊磊也分点,我留二十万够过日子就行。”

李业龙看着调解书,觉得三个月奔波值了。那些被骂“偏袒”的时刻、李晓在自己面前痛哭的深夜,翻遍案例找依据的夜晚——哪有容易的调解,不过是设身处地多想想别人的难处,把别人的心一点点焐热。

三个月后,李业龙回访时被张磊拦住:“李法官!我考上大学了!”少年拉着他的手往老张家走,“您跟我一起报喜!”

推开老张家门,老张正给姐姐喂苹果,李晓在厨房择菜。看见通知书,老张手里的苹果掉在盘里,突然抹泪:“好小子……跟你爸一样有出息……”

姐姐咿呀呀拽着李业龙衣角,李晓端着草莓出来,眼眶红红地递给他一颗:“法官尝尝,自家种的。”

晚风吹进窗棂,带着厨房的饭菜香。李业龙望着眼前景象,忽然明白,调解室里熬过的夜、说过的话,终究让这家人拾回了寻常日子的烟火气——这或许就是调解工作最珍贵的意义。

(当事人均为化名)
(作者单位:沙河市人民法院)

滦河神韵

吕富荣
摄

(作者单位: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检察院)

